

中东欧国家周报

【波黑社会周报】

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否是种族灭绝的讨论

Ivica Bakota

(2019年4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波黑】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否是种族灭绝的讨论

对波斯尼亚种族灭绝持否认态度，被认为是塞族共和国与（在某种程度上）塞尔维亚当局有意为之。他们否认在塞族军队于1995年7月围困和占领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后，有计划地在波斯尼亚东部屠杀6000至7000名波什尼亚克人。塞族政治家不承认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屠杀波什尼亚克人的罪行，还反驳称，为了使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构成种族灭绝，波斯尼亚当局修改了在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被围攻时，士兵和平民的死亡人数（争论点在于，他们认为实际死亡总数不超过波斯尼亚声称的一半），甚至宣称，在波斯尼亚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强行扣上了种族灭绝的罪名。作为否认主义（denialism）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和与之类似的非主流历史修正主义进行比较，如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否认和对大屠杀的否认。然而，外国专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二战后在欧洲发生的最严重的种族灭绝行为。

使有关波斯尼亚种族灭绝行为的争议更为激烈的一个事实是，鉴于发生的时间相对较近——仅在24年前，它能否称得上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和种族灭绝学者尚未达成一致。它也被广泛视为塞族人与波什尼亚克人在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相互仇恨的主要根源，并且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两个宪法意义上的民族（ethnicities）进行和解的主要障碍。波什尼亚克民间组织指出，否认大屠杀的政治争议，不仅在于承认种族灭绝后，塞族共和国当局的国际声誉和政治地位会被严重削弱，而且，现任塞族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分离主义主张的合法性也极有可能遭到质疑。塞族共和国当局支持他们分离的权利，并非援引自代顿协议——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几个月后签署的（塞族共

和国作为当前波黑政治实体的一项协议)，而是援引自波黑塞族大会关于宣布波黑塞族共和国的宣言——自 1992 年 1 月起，宣言成为波斯尼亚塞族人主权的最终依据(作为解释，代顿协议只能事后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原塞族共和国”(proto-Republika Srpska) 将受到种族灭绝的指控。波什尼亚克战争受害者组织 (Bosniak war-victim organizations) 目前提出的指控——即：塞族共和国实际上是“建立在种族灭绝基础之上”，被认为是目前塞族领导人实现分离主义愿望的主要障碍之一。

两种声音：对种族灭绝行为的承认与否认

目前，一些政府和国际组织通过了一项决议：赞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种族灭绝行为的说法。包括塞族共和国议会在内的波斯尼亚机构通过了一份承认屠杀事件的报告，但在是否将事件称为种族灭绝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负责执行《代顿协议》的国际机构——和平执行委员会——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称为种族灭绝行为。鉴于亚美尼亚大屠杀被称为种族灭绝事件，任何政府（包括波黑）的官方立场和(或)在立法上都不会否认对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行为。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ICTY) 和国际法院 (ICJ) 的诉讼程序和判决，为持塞族军队对波什尼亚克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这一意见的支持者提供了主要的法律依据。后者直接针对波黑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继承国)提出的诉讼做出了有争议的裁决，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国家不直接对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负责。“但是，根据国际惯例法，它仍需要尽到预防的责任，并受到种族灭绝罪行的惩罚”。考虑到这一裁决可能对塞尔维亚的区域和国际地位、种族和解进程，以及通过将一个国家裁定为种族灭绝国家而在国际关系中开创法律先例产生的影响，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是意料之中的。此外，据报道，国

际法院在做出判决之前曾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然而，在提交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若干个案中，法院得出结论，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的罪行具有“摧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穆斯林群体”的具体意图，所以可以将其认定为塞族共和国军队犯下的种族灭绝行为。

关于波斯尼亚种族灭绝问题尽管没有官方声明（塞族政治家可能对有关决定行使否决权），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和官员都承认曾对波什尼亚克人发起过种族灭绝运动，区别之处在于对暴行范围和程度的划分，而非行为的分类（作为种族灭绝行为）。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和波斯尼亚战争期间（1992-1995年）犯下的其他暴行的决议，声称塞族部队的侵略和种族清洗政策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行。2009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确定了“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纪念日，并明确提到国际法院的这一决定，以供参考。其他许多欧洲和该地区国家都采取了类似措施，并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或波斯尼亚战争称为种族灭绝。但其他国家，尤其是争议最多的塞尔维亚（直接提及塞族人作为主要肇事者，以及波斯尼亚人向国际法院审判提起诉讼时受到压力），却故意避免将其视为种族灭绝，并在这一问题上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塞尔维亚总统，包括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 Nikolic)和现任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都不承认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了种族灭绝，但对斯雷布雷尼察问题持不同的态度。亚历山大·武契奇在2016年成为总统后不久访问了斯雷布雷尼察纪念碑，试图带头实现和解，但他的访问仍然存在争议，部分原因是解决种族灭绝问题未列入日程。总体而言，学术界普遍接受赫尔辛基塞尔维亚人权委员会(Helsinki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Serbia)主席索尼娅·比塞科(Sonja Biserko)的看法：塞尔维亚社会在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中培养了一种“否认文化”，“从残酷到欺骗这一方法可以与否定论者的历史修正主义

和否定主义相比，如否认在亚美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

2018年，前塞尔维亚总统米罗瓦要求塞族共和国议会否决先前通过的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报告，并设立一个由“中立的外国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应该明确承认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真实性，以及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犯下的战争罪行。正如多迪克所说，塞族共和国2004年通过的报告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份独立和公正的新的研究报告，应首先确定斯雷布雷尼察波什尼亚克受害者的实际人数，并对战争期间对塞族的大屠杀进行公开调查，其中将塞族人驱逐出萨拉热窝具有种族清洗和有组织谋杀的成分。

否定论

过去二十年间，波什尼亚克和塞族的政治组织和民间组织都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及其他政治领域进行游说，内容主要集中在波斯尼亚种族灭绝这一话题上。两族的侨居组织相互指责对方企图恐吓该地区的调查记者、研究人员和学者。其中，在美国侨居的塞族人和波什尼亚克人在游说或向政界人士和媒体施压时，对种族灭绝一词的使用最为直言不讳。

对种族灭绝行为持最强烈否定态度的人是前任塞族共和国总统、现任波黑主席团的塞族成员，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多迪克在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多次声称，他不把在斯雷布雷尼察的杀戮视为种族灭绝，并坚持认为，“如果发生了种族灭绝，那么该地区的塞族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会被屠杀，无一幸免”。他还指出，采用历史修正主义方法确认受害者的实际人数，主要是为了减少要求一个种族承担集体责任的呼吁。这些行为与其他敢于为波什尼亚克受害者发声的塞尔维亚政治家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多迪克相当激进地把塞族受害者预设为波什尼亚克人，并坚持认为，应采取与波什尼亚克人类似的方式讨论对塞族人的种族灭绝问题。

与其他种族灭绝事件类似，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问题的修正主义和否认主义观点包括完全否认事实（从认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阴谋到否定受害者人数），以及对是否认定其为种族灭绝行为持怀疑态度。在这两种情况下，否认论者往往声称种族灭绝是国际政治环境的结果。这种环境引起了冲突中某一方的问题，并进一步夸大了其责任。这是出于各种目的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常见的解释是防止分离主义，并把塞族人留在波黑。

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否认论者当中，大屠杀学者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得出结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大规模谋杀行为，但不是种族灭绝行为”，而以色列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主任（据称与塞族人交好）的伊弗列姆·杜罗夫（Ephraim Zuroff）则指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根本不适用于种族灭绝的定义。其他持否认态度的还有种族灭绝学者威廉·沙巴斯（William Schabas），他从国际法角度总结了有关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整个波斯尼亚战争中的暴行的法律意见，认为这些暴行是种族清洗，而非种族灭绝。米洛拉德·多迪克广泛引用了一个所谓的斯雷布雷尼察研究小组的说法，该小组曾否认受害者以及种族灭绝的一些情况。

学术界对波斯尼亚种族灭绝的否认态度，有助于减少多迪克在维护塞族共和国的反种族灭绝立场上面临的挑战。他表示，最后一次表示否定态度的机会，是拒绝向波黑塞族战时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提出上诉，并反对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早前的定罪。2019年3月20日，卡拉季奇被判无期徒刑，引起了整个波黑的一片欢呼，并质疑判决可能对他的“心血结晶”（塞

族共和国)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多迪克重申,他对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的否认,只是为了再次激起媒体和公众迄今为止的强烈反响。波斯尼亚种族灭绝问题似乎仍然加剧了种族间的紧张局势,并在无意中证实,否认主义的政治相关性有所增加。

(作者: Ivica Bakota; 翻译: 刘梓绚; 校对: 贺之杲;
审核: 刘绯)